

中国通史演义



绣像珍藏本

元勤于邦 恭民乃粒
 展教在躬 厥中允就
 惠迪好言 九功由立
 不伐不矜 振古莫及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【绣像珍藏版】

中国通史

常州图书馆藏章

寅义

第七册

王 綱

全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. 第7卷 / 钟毓龙等著. — 3版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9.9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I. 中… II. 钟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78659号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

作 者: 钟毓龙 等
责任编辑: 付烈臣
总 策 划: 三读藏书馆
出版发行: 吉林人民出版社
社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
邮政编码: 130022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金威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字 数: 14079 千字
印 张: 593.5 印张
印 数: 0001—3000 套
版 别: 2010 年7月北京第3版
印 次: 2010 年7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206-02833-5
定 价: 2995.00 元 (全十四册)
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

所有权利保留。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司马昭破诸葛诞

却说姜维被陈泰困住，如铁桶相似，维死战不能脱。

且说荡寇将军张嶷听知姜维受困，引数百骑杀入重围，来救姜维。维见嶷杀到，遂乘势杀出。嶷收拾军马断后，被魏兵乱箭射死。维得脱重围，复回汉中，因感张嶷忠勇，歿于王事，乃赠其子孙。因此蜀中将士多于阵亡者，皆归罪于姜维。维照武侯街亭旧例，乃上表自贬为后将军，行大将军事。镇西大将军胡济等因会定取上，不至，亦贬一级。

却说邓艾见蜀兵退尽，乃与陈泰设宴相贺，大赏三军。泰表奏邓艾之功。此时魏主曹髦改正元三年为甘露元年，司马昭遣使持节捧诏，加邓艾官爵，赐印绶。诏曰：

逆贼姜维连年狡黠，民夷骚动，西土不宁。卿筹划有方，忠勇奋发，斩将十数，馘首千计。国威震于巴、蜀；武声扬于江、岷。今封卿为镇西将军，都督陇右诸军事。进封卿之子邓忠为亭侯，仍赐黄金五十两。甘露元年秋九月×日诏。

加封邓艾之后，司马昭自为天下兵马大都督。出入常令三千铁甲骁将前后簇拥。以为护卫；一应事务，不奏朝廷，就于相府裁处。自此，有篡位之心，只恐南北人心未顺。

有一心腹人，姓贾，名充，字公闾，乃故建威将军贾逵之子，为昭府下长史。充语昭曰：“今主公掌握大柄，四方人心必然未安，且宜暗访。”昭曰：“吾正欲如此。汝可与吾东行，推慰劳出征军士为名，以探消息。慎之！慎之！”

贾充拜辞司马昭，径到淮南，入见镇东大将军诸葛诞。诞字公休，乃琅琊南阳人，武侯之族弟也，诸葛丰之后。因武侯在蜀为相，因此不得重用。后武侯身亡，诞在魏历任重职，封高平侯，总摄两淮军马。

贾充慰劳三军已毕，诞设宴待之。酒至半酣，充以言挑曰：“近来洛阳诸贤见魏王懦弱，不堪为君。大将军三辈辅国，功德弥天，可以禅代魏国。未审钧意若何？”诞大怒曰：“汝乃贾豫州之子，世食魏禄，安敢出此乱言也！”充急应曰：“某具他人之言，特告明公耳。”诞曰：“朝廷有难，吾当以死报之，安忍使匹夫犯上耶！”充默然。次日辞归，乃见司马昭，细言其事。昭大怒曰：“鼠辈安敢如此！”充曰：“诞在淮南，深得人心，今若使人召之，必然不来，随即必反，为祸乃小；若不召之，民反虽迟，为祸



甚大，不如早早召之。”昭曰：“若匹夫果反，吾当自讨之。”昭遂暗发密书与扬州刺史乐琳，然后遣使征诞为司空。

诞得了诏书，已知是贾充告变，遂捉下使命拷问。使告曰：“想是乐刺史知之？”诞曰：“他如何知之？”使曰：“早有人送密诏去矣。”诞大怒，叱左右斩了来使，弃于后园，即时设宴，大会心腹将校约七百余。酒巡数次，诞曰：“前者所造衣袍铠甲、旌旗器械，以击盗贼。今天子取吾为司空，此物又无用矣。汝等可披挂，随吾出城，游戏旦夕便回。”众皆应曰：“愿从尊命。”各人遂皆全副披挂上马，随诞出城，投扬州而来。将至南门，城门已闭，吊桥拽起。诞勒马停刀言曰：“吾早晚回洛阳，暂出游戏，何为闭门？汝欲反耶？”城上无一人答言。诞引兵转至东门，其门亦闭。诞大怒曰：“乐琳匹夫，安敢如此！”遂令将士打城。手下十余骁将，下马渡濠，飞身上城，杀散军士，大开城门。于是诸葛诞引兵入城，乘风放火，杀至琳家。琳慌上楼避之。诞提剑上楼，大喝曰：“汝父在日，受魏国大恩，不思报效，反欲顺司马昭耶？”琳未及言，被诞一剑斩之，将首级以木匣盛之，令人赍表并首级赴洛阳。表曰：

臣诞受国重任，统兵在东。扬州刺史乐鲠专诈，说臣与吴交通，又言被诏当代臣位，无状日久。臣奉国命，以死自立，终无异端。忿鲠不忠，辄将步骑七百人，以今月六日讨鲠，即日斩获，函头驿马传送。若圣朝明臣，臣即魏臣；不明臣，臣即吴臣。不胜发愤！即日谨拜表陈愚，悲感泣血，哽咽断绝，不知所如，乞朝廷察臣至诚。谨表以闻。

且说诸葛诞上表已毕，仍回寿春，大聚两淮屯田户口十余万，并扬州新附降兵四万余人，积草屯粮，足用一年；又令长史吴纲送子诸葛靓（jìng）入吴为质求救。此时东吴丞相孙峻病亡，立从弟孙琳辅政。琳字子通，为人强暴，杀大司马滕胤、将军吕据、王惇等，因此权柄皆归于琳。吴主孙亮虽然聪明，但无可奈何。于是吴纲将诸葛靓至石头城，入拜孙琳。琳问其故，纲曰：“诸葛诞乃蜀汉诸葛武侯之族弟也，今不得已，故屈膝事魏。近被司马昭侵欺侮慢，特来归降。诚恐无凭，专送亲子诸葛靓为质。伏望临危相救，平定之后，永为臣下。”琳大喜，加赏吴纲，便遣大将全怱、全端为主将，王祚为合后，朱异、唐咨为先锋，文钦为向导引进，大起吴兵七万，分三路而来接应。吴纲回寿春报知诸葛诞。诞大喜，遂陈兵准备。

却说使命将乐琳首级并表文到洛阳，见了司马昭，昭大怒，就欲自讨。长史贾充曰：“主公承父兄之基业，恩德未及四海，今弃天子而去，若一朝有变，悔之何及！不如奏请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，可保无虞。此万全之计也。”昭大喜曰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遂入奏太后曰：“诸葛诞谋反，臣与文武官僚计议停当，请太后同天子御驾亲征，以继先帝之遗意。”太后畏惧，遂从之。

次日，昭请魏主曹髦起程。髦曰：“大将军都督天下军马，任从调遣，何必朕自行也？”昭曰：“不然。昔日武祖纵横四海，文帝、明帝有包括宇宙之志，并吞八荒之心，凡遇大敌，必须自行。陛下正宜追配先君，扫清故孽，何自畏也？”髦惧威权，只得从

之。昭遂下诏，尽起两都之兵二十六万，命征南将军王基为正先锋，安东将军陈騫为副先锋，监军石苞为左军，兖州刺史周泰为右军，护车驾大进南征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淮南而来。

东吴先锋朱异引兵迎敌。两军对圆，魏军中王基出马，朱异来迎。战不三合，朱异败走。唐咨出迎，又战不三合，亦大败而走。王基驱兵掩杀，吴兵大败，退五十里下寨，报入寿春城中。诸葛诞自引本部锐兵，会合文钦并钦二子文鸯、文虎，雄兵数万，来退司马昭。未知胜负如何？

第二二三回

忠义士于诠死节



却说司马昭听知诸葛诞会合吴兵以决胜负，唤谋士二人商议。一人是散骑长史裴秀，一人是给事黄门侍郎钟会。昭求破敌之策，钟会曰：“吴兵会合诸葛诞者，实图利也，以利诱之，必胜矣。”昭曰：“此言甚妙。”遂令石苞、周泰先引两军于石头山埋伏，王基、陈骞精兵在后，却令偏将成倅（cuì）引兵数万先去诱敌。又令陈俊引车仗牛马驴骡，装载赏军之物，四面聚积于阵后。

是日，诸葛诞令吴将朱异在左，文钦在右。只见魏阵中人马不整，诞更不答话，乃大驱士马径进。成倅引兵退走，诞掩杀过来。忽然一声炮响，两路兵杀来：左有石苞，右有周泰。诞大惊，急欲退时，王基、陈骞大率精兵杀到。淮南兵大败。司马昭亦引兵接应。诞引败兵奔入寿春，闭门坚守。昭令兵四面困定，并力攻城。此时吴兵退于安丰，魏主车驾驻于项城。钟会谏曰：“今诸葛诞虽败入城，粮草尚多，更有吴兵现屯安丰，以为犄角之势。今四面攻围，缓则坚守不出，急则必然死战。倘吴兵到来夹攻，吾军无益。不如只三面攻之，留南门大路，容贼自走；走则击之，可全胜也。今吴兵必然带粮不多，我引轻骑抄在其后，可不战而自破矣。”司马昭曰：“吾得子房也！”遂令王基撤退南面之兵，只留三面兵，筑起土城，以为久计。原来淮水泛涨，土城一冲便倒，寿春城上军士望之，大笑不止。

却说吴兵屯于安丰，孙琳唤朱异等入堂，责之曰：“量一寿春城不能救，安可并吞中原？如再不胜必斩！”朱异回本寨商议，牙将于诠曰：“城中军士其心不一，我等可分一半精兵入城。将军攻其外，我等在内杀出，却令诸葛诞引兵守城，此为上策。”异从之。有全怱、全端等皆愿入城。诠遂同怱、端会合文钦军马，引兵一万入寿春。此时魏兵不得将令，未敢轻敌，任吴兵入城，乃报知司马昭。昭令：“王基、陈骞引五千精兵，伏于吴兵来路，若朱异来救寿春，不可与敌，只截其后，吴兵必自乱矣。”王、陈二人引兵伏定。朱异果然自引马步军来。正行之间，背后喊声大震，忽两军杀到：左有王基，右有陈骞。吴兵大败，各自逃命。异大惊无措，不敢回安丰，只奔到江边，见了孙琳，言说此败之因。琳大怒曰：“累败之将，要汝何用！”叱武士推出斩之。于是武士拥朱异斩于饒里（地名）。琳又责唐咨等曰：“若不得城，勿来见我！”此时孙琳自回建业。

全端子全祎惧罪降魏，司马昭加祎为偏将军。唐咨兵退回上船。钟会与昭曰：“今孙琳退去，外无救军，城可围矣。”昭从之，遂催兵攻围。全祎感昭恩德，乃修家书与

父全端、叔全怿，言孙琳不仁，再若无功，尽诛老小。以书射入城中。怿得祿书，遂引数千人开门降魏。魏兵欲入城去，被诸葛诞自至，魏兵乘高放箭，射入城中，城上矢石如雨，内外死者不计其数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。连打数日方息。诸葛诞在城内忧闷，忽蒋班、焦彝二谋士进言曰：“城中粮少兵多，不能久守，可率吴、楚之众与魏兵决一死战。今守此城，欲待天自杀敌人耳！”诞大怒曰：“吾欲守，汝欲战，莫非有异心乎？再言必斩！”二人出而仰天长叹曰：“诞将亡矣！我等不如早降，免此一死！”是夜二更时分，蒋、焦二人逾城降魏，司马昭重加用之。因此城中虽有敢战之士，不敢言战。

魏兵四面筑起土城，以防淮水。诞在城中只望水泛，冲倒土城，驱兵击之。自秋至冬，并无淋雨，淮水不泛。看看粮尽，文钦在小城内与二子坚守，见军士渐渐饿倒，只得来告诞曰：“粮皆尽绝，军士饿损，不如将北方之兵尽放出城以省其食，只与吴兵固守，可保长久。”诞大怒曰：“汝教我尽去北军，欲谋我耶？”叱左右推文钦斩之。欲擒二子，事已泄漏，文鸯、文虎却将点兵，诞兵已到。鸯、虎二人各拔短刀，立杀数十人，飞身上城，一跃而下，越濠赴魏寨投降。司马昭恨文鸯昔日单骑退兵之仇，欲令斩之；钟会谏曰：“文钦之罪合诛，二子亦当灭族。今钦已亡，二子无路来降，且城未破，若杀降将，是坚城内人之心也。”昭允之，遂召文鸯、文虎入帐，以好言抚慰，赐骏马锦衣，加为偏将军，封关内侯。二子拜谢上马，绕城大叫曰：“我二人蒙大将军赦其反逆之罪，赠以爵禄，汝等何不早降！”城内人饥困日久，众皆计议曰：“文鸯乃司马氏大仇之人，尚且重用，何况我等也！”三千人结义完毕，欲出投降。诸葛诞大怒，日夜自来巡城，以杀为威。

钟会知城中皆变，入帐与昭曰：“时已至矣！城可攻矣！”昭大喜，遂激三军四面云集，一齐攻打。北门守将曾宣献门，放魏兵入城。诞知魏兵已入，慌引麾下数百人自城中小路突出，至吊桥边正撞着胡奋，手起刀落，斩诞于马下。数百人欲自逃生，皆被乱箭射死。魏将王基引兵杀到西门，正遇吴将于诠。基大喝曰：“何不早降也！”于诠大怒曰：“大丈夫受命为主，以兵救难，既不能救，又降他人，乃禽兽之类也！”以手拽盔掷于地曰：“人生在世，得死于战场者，幸也！”急挥刀死战三十余合，人困马乏，独力难加，魏兵四面攻之，于诠被乱军所杀。史官有诗赞曰：

司马当年围寿春，降兵无数拜车尘。

东吴虽有英雄士，谁及于诠肯杀身。

司马昭入城中，将诸葛诞老小尽皆斩之，夷其三族。武士推过诞帐下数百人来。昭曰：“汝等可降否？”众皆大叫曰：“愿与诸葛公同死，决不降汝！乞早杀之！”昭大怒，叱武士尽缚于城外，逐一问曰：“降者免死！”并无一人言降。随斩一人，再问亦然。数百人一一研问，直杀至尽，并无一人言降。昭深加叹息不已，遂令埋之。后宫史有诗叹曰：

忠臣至死无移改，诸葛公休帐下兵。

薤露歌声应未断，遗踪直欲继田横！（公休，诞字也）

吴兵皆降于魏。裴秀告司马昭曰：“吴兵老小尽在东南江、淮之地，今若留他，久必为变，不如坑之！”钟会谏曰：“否。古之用兵者，全国为上，戮其元恶而已。若尽坑之，是不仁也，不如放归江南，以显中国之宽大耳。”昭曰：“此妙论也。”遂将吴兵尽皆放归本国。唐咨、王祚因惧孙琳，不敢回国，亦来降魏。昭皆重用，令分布三河之地。淮南已平，正欲退兵，忽报西蜀姜维引兵来取长城，邀截粮草。昭大惊，慌与多官计议退兵之策。未知如何？



第二二四回

姜维长城战邓艾

(五犯中原)

蜀汉延熙二十年，改为景耀元年。姜维在汉中，选川将两员，每日操练人马。一将乃蒋舒也，一将乃傅金也，并为心腹人。维问夏侯霸曰：“公常言‘邓艾虽小儿，不可轻之’，尚未深信。及累见其能，方知公之言不谬也，但恨未识面耳。”霸曰：“其人身長七尺，阔面大耳，方颐大口。但言语蹇涩，时人呼为‘邓吃’也。”维曰：“吾平生不服天下之人，累中此人之计，誓必报恨以雪前耻也！”

忽报淮南诸葛诞起兵讨司马昭，东吴孙琳助之。昭大起两都之兵，将皇太后并魏主一同出征去了。维大喜曰：“吾今番大事济矣！”遂表奏后主，感兴兵伐魏。中散大夫谯周听知，叹曰：“蜀兵连年出征，伤者数多，深有怨心。姜伯约不识时务，欲背天行事也！朝廷近来溺于酒色，信从中贵黄皓，不理国事，只图欢乐；伯约累欲征伐，不恤军士，国将危矣！吾何忍哉？”乃作《仇国论》一篇，寄与姜维。维拆封视之。论曰：

或问：“古往能以弱胜强者乎？”伏愚子答曰：“有之。”高贤卿曰：“以何术以胜之？”伏愚子答曰：“处大国无患者，恒多慢；处小国有忧者，恒思善。多慢则生乱，思善则生治，理之常也。故周文王养民，以少取多；越勾践恤众，以弱毙强，此其术也。”贤卿又曰：“曩者楚强汉弱，相与战争，无日宁息，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，各欲归息民；张良以为民志既定，则难动也，寻帅追羽，终毙项氏，岂必由文王、勾践之事乎？”

伏愚子笑曰：“贤卿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也。昔商、周之际，王侯世尊，君臣久固，民习所专；深根者难拔，据固者难迁。当此之时，虽有汉祖，安能仗剑鞭马以取天下乎？当秦罢侯置守之后，民疲秦役，天下土崩，或岁改主，或月易公，鸟惊兽骇，莫听所从，于是豪强并争，狼分虎裂，疾搏者获多，迟后者见吞。方今之始，皆传国易世矣，既非秦末鼎沸之时，实有六国并据之势，故可为文王，难为汉祖。夫民之疲劳，则骚扰之兆生；上慢下暴，则瓦解之形起。谚曰：射幸数跌，不如审发，是故智者不为小利以移目，不为己意以改步，时可而后动，数合而后举，故汤、武之师不再战而克，诚重劳民而度时审也。如遂极武黷征，土崩势生，不幸遇难，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。若乃奇变纵横，出入无间，冲波截辙，超谷越山，不由舟楫而渡盟津



者，此伏愚之所不及也。”

姜维视毕，大怒曰：“此腐儒之论也！”于是碎裂其文。遂提川兵来取中原。乃问傅佥曰：“以公度之，可出何地？”佥曰：“魏屯粮草，皆在长城。今可径取骆谷，度沈岭，直到长城，先烧粮草，然后直取秦川，中原可得矣。”维曰：“公之见，与吾暗合也。”即提兵径取骆谷，度沈岭，望长城而来。

却说长城镇守将军司马望，乃司马昭之族兄也。城内粮草多，人马少。望听到蜀兵到，急唤手将王真、李鹏曰：“‘水来土掩，兵来将迎。’今蜀兵大至，当何策而退之？”二人告曰：“某等愿决一死战！主公何太怯也？”于是司马望引兵出城二十里下寨。

次日，蜀兵来到，望引二将出阵。姜维出马，指望而言曰：“今司马昭迁主于军中，必有李催、郭汜之意也。吾今奉朝廷明命，前来问罪，汝当早降。若是愚迷，全家受戮！”望大声而答曰：“汝等无礼，数犯上国，如不早退，令汝片甲不回！”言讫，令王真出马。

蜀阵中傅佥出迎。战不十合，佥卖个破绽，王真便挺枪来刺。傅佥闪过，活挟王真于马上，便回本阵。李鹏大怒，纵马抡刀来救。佥故意放慢，等李鹏将近，努十分力掷真于地，暗掣四楞简在手。鹏赶上，举刀待砍，傅佥偷身回顾，向李鹏面门只一简，打得眼珠迸出，死于马下。王真被蜀军乱枪刺死。姜维驱兵大进，司马望弃寨入城，闭门不出。维下令曰：“军士今夜且歇一宿，以养锐气，来日须要入城。”次日平明，蜀兵争先大进，一拥至城下，用火箭火炮打入城中。城上草屋一派烧着，魏兵自乱。维又令人取干柴堆满城下，一齐放火，烈焰冲天。城已将陷，魏兵在城内嚎啕痛哭，声闻四野。

正攻打之间，忽然背后喊声大震。维勒兵回看之时，只见魏兵鼓噪摇旗，浩浩而来，维遂令后队为前锋，自立于门旗下候之。两阵对圆，魏阵中一小将，全装贯带，挺枪纵马而出，约年二十余岁，面如傅粉，唇似抹朱，厉声大叫曰：“认得邓将军乎？”维自思曰：“此是邓艾矣。”挺枪纵马来迎。二人抖擞精神，战到三四十合，不分胜负。那小将军枪法无半点放闲。维心中暗忖：“不用此计，安能胜乎？”便拨马往左边山路中而走。那小将骤马追之。维挂住了钢枪，暗取雕弓羽箭射之。那小将眼乖，早已见了，听得弓弦响处，把身望前一倒，放过羽箭。维回头看时，小将已到，挺枪来刺。维一闪，那枪从肋旁过，被维挟住。那小将弃枪，往本阵而走。维嗟叹曰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再拨马赶来。追至阵门前，一将提刀而出曰：“姜维匹夫，勿赶吾儿！邓艾在此！”维大惊。原来那小将乃邓艾之子邓忠也。

维暗暗称奇，欲战邓艾，又恐马乏，乃虚意指艾曰：“吾今日识汝父子也。各且收兵，来日决战。”艾见战场不可，乃就机曰：“既然如此，暗算者非丈夫也。”遂两军皆退。邓艾据渭水下寨，姜维跨两山安营。艾见了蜀兵地理，乃作书与司马望曰：“我等切不可战，只宜固守。待关中兵至时，蜀兵粮草皆尽，三面攻之，无不胜也。今遣长子邓忠相助守城。”一面差人于司马昭处求救。

却说姜维令人来邓艾寨中下战书，约日大战，艾虚心应之。至日五更，维令三军造饭，平明布阵等候。艾营中掩旗息鼓，却如无人之状。维至晚方回。次日又令人下战书，责以失期之罪。艾以酒食待使，答曰：“微身小疾，有误相持，明日会战。”次日，维又引兵来战，艾仍前不出。如此五六番。傅金与维曰：“此必有谋也，可宜防之。”维曰：“必捱关中兵到，三面击也。吾今特令人驰书与东吴孙琳，并力攻之，平分天下。”正欲遣使，忽报司马昭打破寿春，杀了诸葛诞，夷其三族，吴兵皆降。昭班师回洛阳，便欲引兵来救长城也。维大惊曰：“今番伐魏，又成画饼矣！不如且回。”未知姜伯约退兵之策，端的还是如何？

第二二五回

孙琳废吴主孙亮



却说姜维恐大势兵到，先将军器车仗，一应军需，步兵先退，然后将马军断后。细作报知邓艾。艾笑曰：“姜维知大将军兵到，故先退去。不必追之，追则中彼之计也。”乃令人暗哨，回报：“果然骆谷道狭之处，堆积柴草，准备要烧我追兵。”众皆骇然，乃称艾曰：“将军明如神也！”遂遣使赍表奏闻。于是司马昭大喜，加赏邓艾。

却说东吴大将军孙琳，听知全端、唐咨、王祚等降魏，勃然大怒，将各人家眷尽皆斩之。吴主孙亮见琳杀罚太甚，心中怯然。一日出西苑，因食生梅，令黄门（官名也）于中藏取蜜煎梅食之。（中藏，乃内府之库也。）须臾取至，开见蜜内鼠粪数块，召藏吏责之曰：“尔欠严敬矣。”（藏吏，库官也。）藏吏叩头奏曰：“臣封闭甚严，安有鼠粪？”亮曰：“黄门曾问尔求蜜食否？”藏吏奏曰：“数日前累求蜜食，臣实不敢与之。”亮指黄门曰：“此是卿所为也。”黄门不服。侍中刁玄、张郃二人奏曰：“黄门与藏吏言语不同，请付狱吏推问。”亮曰：“此事易知耳，何必勘问。若粪原在蜜中，则内外皆湿；若新在蜜中，则内燥外湿。”剖之，果然内燥。黄门服罪。亮之聪明，大抵如此。虽然如日月之明，但被孙琳把持，不能主张。琳令弟威远将军孙据入苍龙宿卫；武士将军孙恩、偏将军孙干、长水校尉孙闾分屯诸营。孙琳筑太府于朱雀桥南，托病不出。

却说吴主孙亮闷坐，有黄门侍郎全纪在侧（纪乃皇丈全尚之子也），纪为国舅，忠心事亮。此时孙亮泣而告曰：“孙琳妄杀大臣，掌握朝纲，视朕如无物。今不图之，必为后患。朕密告卿，卿可只今点起禁兵。与将军刘丞各把城门，朕自出以杀孙琳。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。卿母乃琳之姊也，倘若泄漏，误朕非轻。”纪奏曰：“陛下先草诏与臣。临行事之时，臣持讨招，使琳手下之人皆不敢妄动。”亮从之，即时写诏付纪。纪受密诏，归家告父全尚知之。尚为太常，听知此事，乃告妻曰：“三日内杀孙琳矣。”妻曰：“杀之是也。”口虽应之，却密令人持书报知孙琳。琳大怒，当夜便唤兄弟四人，点起大兵，先围大内；遂将全尚、刘丞等家亦皆围住。比及平明，吴主孙亮听得宫门外金鼓大震，内侍入奏曰：“孙琳引兵围了内苑。”亮大怒，指全后骂曰：“汝父兄误我大事矣！”乃拔剑欲出，曰：“朕乃皇帝之嫡子，谁敢不从也？朕在位五年，无害于人，有何愧哉！”全后与侍中近臣及乳母皆牵其衣而哭，不放亮出。孙琳先将全尚、刘丞等杀之，然后召文武于朝内，下令曰：“少帝荒淫久病，昏乱无道，不可以奉宗庙，必当废之。汝诸文武敢有不从者，必有反意！”众皆畏惧而应曰：“愿从将军之令。”忽一人出曰：“汝无伊尹、霍光之才，安敢废聪明之主耶！”众视之，乃尚书桓彝也。彝指孙

琳大骂曰：“吾宁死，不从贼臣之命！”琳大怒，自拔剑斩之，即入内指吴主孙亮骂曰：“无道昏君！本当诛戮以谢天下！看先帝之面，废汝为会稽王，吾自选有德行者立之！”叱中郎李崇夺其印绶，令邓程收之。亮大哭而去。文武官僚无不堕泪，军民人等悲切不已。后吏官有诗叹曰：

魏朝新见废曹芳，吴国孙琳效霍光。

无父无君真可叹，五常绝灭坏三纲！

时孙亮年十七岁。

孙琳遣宗正孙楷、中书郎董朝往虎林迎请琅玕王孙休为君。休字子烈，乃孙权第六子也，在虎林（今杭州是也）夜梦乘龙上天，回顾不见龙尾，失惊而觉。次日，孙楷、董朝至，拜请回都，初疑二人，见所言有理，乃行。至曲阿，有一老人，自称姓干，名休，叩头言曰：“事久必变，天下喁喁（音颀。延颈，踵喁喁然，望想之意），愿陛下速行。”休谢之。行至布塞亭，孙恩将车驾来迎。休不敢乘辇，乃坐小车而入。百官拜迎道旁，休慌忙下车答礼。孙琳出令扶起，请入大殿，升御座即天子位。休再三谦让，方受传国玉玺。文武官僚朝贺已毕，大赦天下，改元永安元年。封孙琳为丞相、荆州牧。多官各有封赏。又封兄之子孙皓为乌程侯。琳一门五侯，皆典禁兵，权倾人主，凡有所请，并不敢违。此时吴主孙休恐其内变，将琳数加封赐，以安其心。

冬十二月，休命左将军张布散牛酒于大臣之家，布先送入琳府。琳大醉，见牛酒列于前，乃斜卧与布曰：“吾初废少主时，人皆劝吾为君。吾为彼贤而立之，无我时，你只是琅玕王耳。今将吾如等闲待之，吾早晚教你看！”言讫，恨声不已。布回宫密奏孙休。休大惧，日夜不安。数日后，孙琳遣中书郎孟宗拨与中营所管精兵一万五千出屯武昌；又将武库内军器加倍与之。当有将军魏邈、武卫士施朔二人密奏吴主孙休，曰：“琳调兵在外，武库内军器搬得罄尽，奸心已变，早晚必举事矣。”休大惊，急召张布计议。布奏曰：“可请老将军丁奉议之。”休召奉入内，赐坐，乃诉其事。奉奏曰：“陛下勿忧。臣有一计，与国除害。”休曰：“有何妙计？”奉曰：“来朝腊日，只推大会群臣，赚琳赴宴，臣自有调遣。陛下可降手诏付臣，以便行事。”休遂写诏与奉。奉同魏邈、施朔掌外事，张布掌内事。

是夜，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将老树连根拔起。天明风定，使者来请孙琳赴会。孙琳方起床，平地如人推倒，心中不悦。使者十余人簇拥入内，家人止之曰：“一夜狂风不息，今早又无故惊倒，此会不可赴之。”再三阻挡。琳曰：“吾弟兄共典禁兵，谁敢近身！倘有变动，于府中放火为号。”嘱讫，升车入内。

吴主孙休忙下御座迎之，请琳高座。酒巡一次，众惊曰：“营外望有火起！”琳便欲行。休止之曰：“丞相稳便，外兵自多，何足惧哉？”言未毕，左将军张布拔剑在手，引武士三十余人抢上殿来，口中厉声而言曰：“有诏擒反贼孙琳！余皆尽散！”琳急欲走时，早被武士擒下。琳叩头奏曰：“愿徙交州，乞归田里。”休叱之曰：“尔何不徙滕胤、吕据耶？”琳又泣曰：“臣愿徙为官奴。”休叱之曰：“尔何不罚滕胤、吕据为官奴

乎？可推下斩之！”于是张布牵孙琳下殿东斩讫。从者皆不敢动。布宣诏曰：“罪在孙琳一人，余皆复还旧职。”众皆拜谢。

布乃请休升武凤楼。丁奉、魏貌、施朔等皆擒孙琳兄弟至，休命尽斩于市。宗党死者数百人，夷其三族，余党协从者皆赦之。命军士掘开孙峻坟墓，戮其尸首。将被害诸葛恪、滕胤、吕据等家重建坟墓，以表其忠。其带累流远者，皆诏还。史官有诗叹曰：

孙峻孙琳作大臣，挟权倚势害平人。

世间报应难逃免，不在儿孙在己身。

于是吴主孙休将出力功臣各皆封赏，驰书报入成都。后主刘禅遣使回贺，相待吴使薛翊（xǔ）回讫。吴主孙休乃问薛翊曰：“卿往西蜀观其得失若何？”翊奏曰：“近日中常侍黄皓等用事，公卿多阿附之。主暗而不知其过，臣下容身以求免死。入其朝，不闻直言；经其野，民皆菜色。臣闻‘燕鹊处堂，子母相乐’，自以为安也，突决栋焚，而燕鹊怡然不知祸之将及，其是之谓乎！今蜀中景色，视之如此也！”休仰天叹曰：“若诸葛武侯在时，安容如此乎！”又写国书，教人赍入成都，说司马昭视魏主曹髦如小儿，旦夕必有变也。姜维听得此信，欣然设席，再议出师伐魏。未知如何？



姜维祁山战邓艾

(六犯中原)

蜀汉景耀元年冬，大将军姜维复选廖化、张翼为先锋，王含、蒋斌为左军，蒋舒、傅佥为右军，胡济为合后，维自总中军，共起蜀兵二十万，拜辞后主，径到汉中。此时后主幸中贵黄皓用事，日夜在宫中饮酒作乐。皓选美女以悦之，后主因此不理政事。时有刘琰妻胡氏极有颜色，因入宫见皇后，皇后留在宫中，一月乃出。琰疑妻与后主私通，唤帐下军五百列于前，将妻绑缚，令每军以履底挞其面数十下，几死复苏。后以此事告发，后主大怒，令有司官定罪，议拟：卒非挞妻之人，面非受刑之地，合宜弃市。于是斩刘琰于市。自此命妇不许入朝。

却说姜维同夏侯霸共掌中军，维曰：“前者累次未得成功，深为惭愧。今魏国臣强君弱，可乘时图之。当取何地？”霸曰：“祁山虽有些准备之卒，乃用武之地，堪可进兵，故丞相六出祁山，因他处不可出也。”维曰：“今番往祁山决一大战，以分雌雄！”遂令三军并往祁山进发，至谷口下寨。此时邓艾在祁山寨中整点陇右之兵，忽流星马到，报说蜀兵见下三寨于谷口。艾听知，遂登高看了，回寨升帐，大喜曰：“不出吾之所料也！”原来邓艾先度了地脉，故留蜀兵下寨之地。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，早挖了地道，待蜀兵至时，于中取事。此时姜维至谷口，分作三寨，地道正在左寨之中，此乃王含、蒋斌之寨。右寨是蒋舒、傅佥屯扎。初到之日，方才安排鹿角寨栅，四门未立。魏寨中邓艾唤子邓忠，同师纂各引一军为左右冲击；却唤副将郑伦引五百掘子军，于当夜二更，径从地道直至左营，于帐后地下拥出。王含、蒋斌立营未了，恐魏兵劫寨，不敢解甲而寝。但闻中军大乱，急掉兵器上的马时，寨外邓忠引兵杀到。内外夹攻，王、蒋二将奋死抵不住，弃寨而走。

却说姜维在帐中听得左寨大喊，忽报有内应外合之后，蜀军溃散，维忙上马，立于中军帐前，只见众军四面布合。维乃传令曰：“如有妄动者斩之！便有兵到营边，休要问他，即以弓弩射之！”又传示右营亦如此。果然魏兵十余次冲击，皆被射回。只杀到天明，魏兵不敢杀入。邓艾收兵回寨，乃叹曰：“姜维深得武侯传授也。兵不致乱，难以退之。”次日，王含、蒋斌收聚败兵，伏于大寨前请罪。维曰：“非汝等之罪，乃吾不明地脉之故也。”又拨军马令二将安营讫，却将伤死身尸填于地道之中，以土掩之。令人下战书，单搦邓艾来日交锋。艾欣然应之。

次日，两军列于祁山之前，维按武侯“八阵”之法，依天地、风云、鸟蛇、龙虎之形，分布已定，待邓艾出马。艾见维布八阵，艾亦布之，左右前后门户一般。维持



枪纵马大叫曰：“请邓将军答话！”只见门旗开处，邓艾立马于阵前。维曰：“汝效吾排八阵，汝能变阵否？”艾笑曰：“汝只道此阵汝师傅能布，天下人岂不会布也？吾既能布，岂不知变法？”艾便入阵，令执法官把旗左右招飏，变成八八六十四个门户。艾复出阵前曰：“吾之变法若何？”维曰：“虽然不差，汝敢与吾八阵相围吗？”艾曰：“有何不敢。”于是，两军各依队伍而进。艾在中军调遣。初时两军冲突，变法不曾错过，只见两军左右躲闪。忽然姜维到中间把旗一招，遂变成“长蛇卷地阵”，将邓艾困在垓心，四面八方喊声大震。艾不知其阵，心下大惊，但见周围皆是蜀兵，渐渐逼近。艾引众将冲突不出，只听得外面众叫曰：“邓艾早降！勿得延迟！”艾仰天长叹曰：“我一时自逞其能，不想中姜维之计矣！”忽然西北角上一彪兵杀人，艾见是魏兵，遂乘势杀出。救邓艾者，乃司马望也。比及救出邓艾之时，祁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夺。艾引败兵退于渭水南下寨。艾与望曰：“公何以知此阵法而救出我也？”望曰：“吾幼年游学于荆南，曾与崔州平、石广元为友，讲论此阵。今日姜维所变者，乃‘长蛇卷地’之阵势也。若他处击之，不能破。吾见其头在西北，故从西北击之，自破矣。”艾拜谢曰：“我虽学得阵法，实不知此变也。公既知此法，复夺祁山寨栅，如何？”望曰：“我之所学，瞒不过姜维。此人武艺精熟，深得武侯兵法。来日我于阵上与他斗阵法，你却引一军暗袭祁山之后。两下混战，可夺旧寨也。”于是使人下战书，搦姜维来日斗阵法。维批回去讫，乃与众将曰：“吾受武侯所传密书，此阵变通共三百六十五样，按周天度数，再无其外矣。今搦吾斗阵法，乃‘班门弄斧’耳！中间必有诈谋也，汝等可知之乎？”廖化曰：“来日阵前再看。”维曰：“然。”即令张翼、廖化引一万兵去山后埋伏。次日，姜维尽拔九寨之兵，分布于祁山之前。此时邓艾令郑伦为先锋，暗领一军去袭山后。

却说司马望引兵离了渭南，径到祁山之前，布成阵势。望出马与维答话。维曰：“汝搦吾斗阵法，汝布之。”望布成了“八阵”。维笑曰：“此乃吾师所布‘八阵’之法也。汝可窃学而布之！”望曰：“汝师亦窃他人者！吾所受者真本也。”维问曰：“此阵凡有几变？”望大笑曰：“吾既能布之，岂不会变？此阵有九九八十一变。”维暗笑，曰：“汝试变之。”望入阵，连变了数番，复出阵曰：“汝识吾变法乎？”维曰：“汝乃井底之蛙，安知玄奥哉？吾阵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有三百六十五变。”望自知有此变法，实不曾学全，乃勉强折辩曰：“吾不信，汝试变之。”维曰：“汝教邓艾出来，吾布之。”望曰：“邓将军自有良谋，不好阵法。”维大笑曰：“汝赚吾在此布阵，却教邓艾袭吾山后，是否？”望大惊，却欲进兵混战，被维以鞭稍一指，两翼兵先出，杀得那魏兵弃盔抛甲，撇戟丢戈，大败而散，各逃性命。

此时邓艾催督先锋郑伦来袭山后。伦方转过山角，忽然一声炮响，鼓角喧天，伏兵杀出，为首大将乃廖化也。二人未及答话，两马初交，廖化手起刀落，斩郑伦于马下。邓艾大惊，急勒马退时，张翼引一军杀到。两下夹攻，魏兵大溃。艾舍命突出，身被四箭，奔到渭南寨时，司马望亦引败兵到来。二人商议退兵之策。望曰：“近日蜀主刘禅宠幸中贵黄皓，日夜以酒色为乐。可用间谍之计，使刘禅诏回姜维，此围可解。”艾问众谋士曰：“谁可入蜀中交通黄皓耶？”言未毕，一人应曰：“某愿往之。”